

有一次,我回山里老家过中元节,想着高铁马上就通车了,正好可以带母亲进城看热闹,不巧,母亲突然生病了。

高铁开通一个月后,回家跟母亲讲高铁的事,拿手机给她看通车那天人山人海、欢天喜地的场面。我告诉母亲,这种火车每小时走350公里。我怕母亲不理解,又给她举例:“假如坐高铁从县城回来,8分钟就到家了。”

母亲听了,乐呵呵地说:“哟,如果我煨玉米等你,煨熟你就到家了。”

接着母亲话锋一转,问:“坐这个火车去钦州、北海你大舅三舅家,要多久呀?”

我说:“那也是煮熟两锅玉米的时间!”

陪母亲聊完天,我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。

44年前的那个腊月,宜山县(今宜州区)的亲戚来我家,在罗城矿务局当工人的两位舅舅几年没回家了,母亲让亲戚带她去探望他们。当时从山里的家去往罗城,两头得在都安县城过夜。母亲到宜山住一宿,再让亲戚带她在宜山坐绿皮火车去罗城,她用了三天才见到舅舅。

那天,从宜山开往都安县城的客车一路风尘仆仆,怀有身孕的母亲,一路吐得翻江倒海,下车后已经虚脱,她捂着肚子跑到墙角干呕一阵后,看着眼前亲戚送的60斤大米,累得只想倒头就睡。但母亲舍不得1块5毛钱的住宿费,她挑着担子,绕过车站前面的澄江旅社,赶往30里外的表哥家去投宿。母亲挑着大米,走在崎岖的山路上,走一程歇一程,凌晨1点才来到表哥家。

那是母亲第一次远行。差不多半个世纪了,每次忆起,母亲总是自豪多于心酸,因为她是屯里第二个坐绿皮火车的人。

屯里第一个坐绿皮火车的人是三伯。三伯的大儿子在河池市拔贡水电厂当工人,他去看望堂哥坐的是绿皮火车。三伯第一次去看堂哥回来,乡亲们围着他,听他讲在堂哥那里吃包子、面条、米粉和坐火车的事。三伯说:“坐火车根本感觉不到它在跑,一杯水端放在台上,一丝



波纹都没有。上车一落座人就像喝玉米酒一样酥迷,眼一闭就睡着了。”

我问三伯:“你见过火车司机吗?”

“怎么不见?他还和我握手,他的手指比我们的手指长。火车的方向盘像大竹帽那么大。”三伯绘声绘色。

听三伯讲一遍还不过瘾,为了能多听几遍,晚上我还跟三伯睡在一块,梦中我追着火车奔跑,火车回头朝我微笑。

上学后,有谁欺负我,我就说,我妈坐过火车哩!我经常把从课文《蔡永祥叔叔的故事》和电影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里火车的模样说给母亲听,制作火车模型给母亲看。在山坡上,我砍来竹子,用小刀刻出节纹,做成“火车”。在家里,我到山边挖来黏泥捏成小块,用竹签串成“火车”,车上还载着“柴草”“牲畜”和“庄稼”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多次乘坐绿皮火车,母亲也因为去罗城探望舅舅坐上了火车。我们母子做梦也想不到,高铁会通过家门口,而84岁的母亲,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

今年“五一”长假,我接母亲来县城,带她逛高铁站前公园。来到站前广场,我说:“高铁开通,我们出行方便了,外面的人来都安旅游也多

了……”正说着,脚下一阵微颤,隆隆的声音由远及近,短短几秒钟,列车已经披着阳光进站。我告诉母亲,列车是从南宁来的,那是去舅舅家的方向。

母亲望着列车穿越而过的群山,脸上挂满憧憬。而我知道母亲在憧憬什么。

两位舅舅退休后,大舅定居在北海,三舅定居在钦州。交通方便了,这些年他们多次回故里,母亲和舅舅见面次数虽然多了,但母亲很想知道,舅舅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啥模样。因为母亲一坐汽车就晕,她的心愿一直无法实现。

游完高铁站前公园,我对母亲说:“妈,你早点睡,明天我带你去坐火车!”母亲问:“要去哪里?”我说去了你就知道。接着我让女儿网购了我和母亲到钦州的车票。第二天母亲起得特别早,像小时候我要赶圩买新衣服一样高兴。

来到候车区,瘦小的母亲像一个怕走丢的小孩紧紧靠着我。握着母亲干枯冰凉的手,我记不清那次她坐绿皮火车时,这双手的具体模样,但我永远记得,40岁的母亲,双手是多么的有力、温暖。

1941年初冬,母亲出生在小山村一间破烂

的木瓦房里。紧接着,外婆又紧锣密鼓地给母亲生了4个弟弟。母亲刚满7岁外公就去世,不到一年,外婆也跟着外公的后脚跟走了。

送走外婆后,母亲就喊老师退学费,回家跟爷爷干农活,母亲攥着5毛钱从学校哭到家。从那天开始,刚齐碗架高的母亲便成了爷爷的小帮手,砍柴、割草、挑水、喂猪、烧火做饭,样样都做。爷爷还给她修了一根挑草扁担,编了小箩筐,打制一把矮脚踏犁,家里所有牛犁不了的小块山地,都是她一个人用脚踏犁一踏一踏地翻完。寒冬腊月,爷爷犁地,她提着竹篓弯腰跟在爷爷的身后捡红薯,冰冷的泥巴沾满她皲裂的小手……

突然,我的思绪被列车的到站声打断。列车抵达南宁东站,我们转乘开往钦州的列车,半个小时后,列车驶进钦州站。10多分钟,我们来到了钦州市三舅的家。

母亲在三舅的家里走走看看,她一改午睡的习惯,跟三舅聊个不停。晚上,三舅带我们去游览林湖公园。在凉亭里,在廊桥上,在竹林边,母亲快乐的身影定格在手机相册里,她开心得像个小姑娘。

住了两天,我们又坐动车去北海。晚上,大舅带我们到海景大道去看海。母亲站在海边,凭栏而立,海风撩起她的银丝,如昼的灯光照亮了她。大海怎么也想不到,那天晚上,住在山里的母亲成了它的观光客。

在返程的列车上,母亲像一位还愿归来的老人,安详而愉悦。我说:“妈,这回你多住几天。12月15日是都安瑶族自治县70周年县庆,我越来越忙,年节前我很少能回老家看你了。”

母亲说:“都安瑶族自治县成立时,我刚14岁,那天,我和爷爷挑山货来县城卖,大街小巷敲锣打鼓了一天,一转眼70年过去了,现在生活越来越好。”

我说:“妈,到都安80大庆90大庆的时候,都安会更好,你一定能看到的!”

母亲开心地笑了。



灶台

祁海莲

记忆中,小时候的灶台总是充满温情。我们守在柴火旁,看着父母蒸煮家养的土鸡土鸭,炊烟袅袅,香气四溢。驻足观看间,恨不得立即抓起一个鸡腿或鸭腿,享受大快朵颐的欢欣。

其时,我最喜欢清晨在灶台边帮忙烧着柴火,看着父母制作白切粉,拌浆、上托、蒸煮、晾沥,整个过程一气呵成。灶台里的火苗在柴火间跳跃,偶尔发出的“砰砰”声,仿若一首美妙的晨间清曲,令人热情澎湃。我还经常在小镇圩日时跟随父亲到街上去卖粉。小镇的圩日总是那么热闹,菜市烟火味十足,街上杂货物品琳琅满目,人们来来往往,给人无限遐想。每次这样的圩日,我总是在放学后背着书包来到父母经营的粉摊,写着作业,闻着清油(花生油)拌粉的清香,看着父母在摊口上忙忙碌碌的身影,卷粉、切粉、浇味、淋油,心里总是格外踏实。镇上到摊上吃粉的顾客,不论是村里的或是邻村的,认识的或是不认识的,都沉浸在农家白切粉的美味当中,边吃边聊,谈笑不断。我无比喜欢镇圩这种热闹,长大后回家乡,我也总会到镇圩各处转转,寻找喜欢的美食,享受故乡带给我的温馨。

彼时,我们这些孩童,自是时刻浸润于美食之中,缺少穿的情况是不存在的。外出求学后,对美食的追逐并未减少,在玉林求学时,常常跟着当地的同学一起到十字街各处搜寻美食,尽情享受当地牛巴粉、臭豆腐、卤鸡爪等一类街头美味,每年的玉博会美食节,我更是不会缺席。然而,想起家中灶台烧制的饭菜,犹觉口有余香。每次回到家中,父母也总是围着柴火灶台给我们制作可口的食物。说是美食,其实不过是农村的家常菜罢了,但柴火灶台烧制出来的饭菜,入口却倍感美味。

也许是父母一直勤于灶台美食的缘故,我的骨子里不知何时也已刻入了“爱灶台”“造美食”的因子,成家后更是沉浸其中,不亦乐乎。闲暇之时,除了沉浸于自己喜欢的书籍外,最爱最享受的事情便是一头扎进厨房,围着灶台制作各种自己、爱人和孩子喜欢的美食,小小煤气灶台成为我每日为生活添香的乐园,从菜品到面食,从蒸煮到卤制,做做、品品、尝尝,乐此不疲。有时,我会花费整整一上午或一个晚上,只为让孩子们尝到那份舌尖上的美味。

其实,灶台前的忙碌,一点一滴,一盆一钵,一铲一勺,一揉一捏,都有着门道,无不像书籍的研读,需要全身心投入,细细磨,深深捋。灶台前的“小火慢炖”,仿若读书时的“细斟慢酌”,将心沉下来,把精力投进去,方能领悟其义。

人生,又何曾不是这样?每个人的人生,都有一个这样的“灶台”,阳光烂漫时,纷飞风雨中、漫漫长夜里,凡此种种,何不像我们人生的“灶台”?

我们在“灶台”前脚步匆匆,追赶时间的刻度。匆匆忙忙间,我们可能错过了晨间露水在草叶上的折射,忽略了晚风拂过窗台时的温柔,可能错过了家人欢聚的小幸福。从灶台到生活中的其他场景,我明白了,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竞速赛,而像烹饪美食的过程,需要偶尔放慢速度,细品百味,才能开启与自己的对话,更好地体味生活的精彩。

苏州印痕

陆若冰

杭州、苏州、南京、上海,一连几天走了好几座城市。我原先对苏州是了解最少的,也是最没有期待的,可苏州却最让人惊喜。

苏州天气热,却不像杭州那般干燥炎热,让人一出门就忍不住眉头紧锁。在苏州,即使没有任何防晒遮挡,也只是让人微微蹙额,将苏州的一草一木收拢在眯起的视线里。你可以看见小桥流水人家,古井老树相依。即便是在现代化的柏油路旁,也依然有旧时的小桥,桥下流水如秋叶般轻缓飘动。

在苏州城里,我们住的酒店斜对面就是颇有有名的文化古街。踏着古老的青石板,感受着历史风雨的痕迹。闲庭信步中,不再有那赶集般的紧促。就在沉浸在观赏之中时,不经意的一个转头,我看见了一个小巷口,墙上贴着指引性的文字:苏绣团扇博物馆,向前200米。好奇心推着我转身往巷子里走。感谢这一张指示牌,感谢自己那一瞬间的不经意,让我见到了自己心之所念的苏绣团扇。那些团扇,针脚细密如呼吸,鸟兽花鸟仿佛随时会从绢面一跃而出。

从博物馆出来,地面仍旧铺着矩形的青石板,一块一块的,一直向前延伸。走着走着,看到不远处有几扇门,全都是对开有门槛的样式。其中一扇,门口有两座小石兽,门是朱红漆的,还有金色的兽面辅首。那一刻,我感觉被一种深厚的历史气息包裹了,指尖轻触,似有沉甸甸的文化分量凝于手上。等我晃过神来,左边出现了一家小卖部,没有什么货架,只有一两个冰柜,也是颇为老旧的样式。店主坐在门口的竹椅上,悠闲地闭目养神。眼前的这般烟火气让人动容,恍惚间,我仿佛看见一位老奶奶蹒跚着脚走来……或许,这深巷里,历史与生活早已水乳交融。

来苏州前,我曾向往上海的通明灯火,幻想杭州的“人间天堂”,期待南京的金陵遗韵,却未曾料想,这座起初以为最无波澜的城,反倒赠我以最深的感动。

因为她让历史有了可触摸的温度,让惊喜不期而遇。

▲苏州山塘街夜景。 山今 摄